

感莲实的苦与济世。他曾经为母校写下过这样一副对联：“做人当如花之君子，求学要下实的功夫”，在自题诗《述怀》中也说“山花今烂漫，何须绘麟阁”。这不正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吗——淡泊宁静，不忘济世。

“曾为攻关奋战苦，又与后辈铺路勤”。严于律己，厚以待人，谦虚谨慎，淡泊名利的共和国“两弹元勋”黄祖洽，历尽人世沧桑后，将自己的人生梦想浇筑在杏坛之上，熔铸于祖国的强盛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里，自己甘愿平凡，这在当下本身就是最不平凡的精神。

述怀

黄祖洽

人生诚苦短，沟坎复何多。
八九不如意，困厄逐逝波。
忧患与生俱，璞玉赖琢磨。
浪涛何惊惧，矢志苦航过。
殚思求火种，深情寄木铎。
山花今烂漫，何须绘麟阁。
杏坛二三子，起舞亦婆娑。
雏燕离巢去，良材异国挪。
相依惟老伴，同唱白头歌。
桑榆虽云晚，心旷不蹉跎。

同窗学友怀念张祖道学长



张祖道学长

纪实摄影家张祖道学长，因病于2014年8月6日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2岁。

张祖道学长1944年入西南联大先修班，1945年考入西南联大社会学系，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。曾任《新观

察》杂志摄影记者，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。

张祖道学长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，曾前后数十次陪同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、费孝通到川鄂和江村等地进行社会学实地调查，并用摄影的方式对之予以记录。其摄影作品配合上详实严谨的文字资料，以其所具有的文献价值，成为了用影像反映时代变迁的优秀篇章。张祖道也被评为当代中国纪实摄影的里程碑式人物。

他从西南联大、清华大学的业余摄影爱好者，最后走上了职业摄影家的道路。他早年拍摄了大量学生运动和学习生活的珍贵镜头，为母校、为国家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影像资料。与他的回忆文章一起，这些摄影作品大量刊登在校友刊物、书籍，

□ 怀念师友

以及社会出版物中，向今天的人们还原了那一段历史。

2012年5月，张祖道学长荣获中国摄影界最高荣誉的个人成就奖项——金像奖终身成就奖。

张祖道学长对母校怀有深厚的感情，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时，他把自己进入清华园到北平解放前的照片，共计140张全部捐献给了母校，成为1946到1949年初清华大学宝贵的史料。

张祖道学长去世后，在解放战争时期老校友中引起强烈反响，汪兆悌、傅珺、刘庆曾、张彦等学长纷纷通过电子邮件、电话、撰写纪念文章等形式表达对这位学友的怀念之情，现摘编部分内容，以表达我们对张祖道学长的深切怀念。

傅珺（1949 外文）：永恒的纪念

几天前，接王浒电子邮件，说道道



2012年10月12日，联大、清华、北大剧艺社社友为四位90岁学长祝寿。前排左起：商令杰、李咏（90岁）、胡邦定（90岁）、张祖道（90岁）、张彦（90岁）、傅珺、徐应潮；后排左起：汪仁霖、汪兆悌、吴林（商令杰女儿）、胡小吉、赵芳（孙同丰夫人）、王景山、李昌荣（王景山夫人）、安瑞霞（张其锬夫人）、张其锬、孙同丰

（张祖道）走了。一看道道儿子的信件，才知道已经走了整整一个月了，我们现在才知道。几天来，往日老同学聚会情景慢慢浮上心头，思绪总缠绕在这许许多多的情景中，真是“剪不断，理还乱”了。

那是1998年春天，阳光灿烂，尖头（徐应潮）静静地躺在朝阳医院脑外科一间不大的病房里，儿子傅强和我带了家人给他的生日贺卡，放在他枕头旁边。道道来看尖头，给他拍了几张照片。

有一年，记不清是在北京音乐厅还是在清华大礼堂，老同学合唱团演出《黄河大合唱》，道道对尖头说：“我给你拍个特写”，尖头当时担任朗诵。

两年前，剧艺社的朋友为满90高寿的大哥们祝寿，在我们家聚会。已是90高龄的有张彦、道道、李咏、胡邦定，胡邦定虽不是剧艺社的，但也是老同学、老学长，他住所和我家很近，当然也应邀参加助兴了。

那天道道来得晚了，他说坐公交车坐过站了，后来发现不对，又坐回来。可是我们没有意识到那时他的脑子可能有问题了。

道道来后，给大家带来一个喜讯：那就是他被摄影协会评为“终身成就奖”。大家为道道的“终身成就奖”欣喜不已，觉得他早就应该得到这个奖项了。

道道送了我们一本他的作品《刹那》，那

是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剪影，是他们的特别珍藏版，上面他还签名：“应潮、小西老友雅正，张祖道，2009年国庆”，可惜我不懂摄影艺术，到今天，也没有好好欣赏过，觉得有点愧对老学长了。

我的思绪还回到1945年11月25日晚，在昆明西南联大新校舍大操场上的情景，26日早上，当军警向联大新校舍大门冲撞时，陈幼珍同学爬上桌子，登上凳子，站到围墙边，高声呼喊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”；还有我和银重华在图书馆为四烈士守灵，还是银重华和我抬着花圈走在送葬行列……以及后来到清华，每一次的学生运动，都有道道的影子。他总是匆匆忙忙，跑前跑后，举起相机，咔嚓咔嚓拍下历史的瞬间，他真实地记录和积累了我们火热的青春年华。

我们同在剧艺社和大家唱，每当形势需要，这些同学们就情不自禁地，道道也和大家一样，不顾自身安危地冲锋向前。

大家都离退休后，在王泚精心组织安排下，老同学们又相聚一堂。还是道道，只要他能来，不论是在市委党校，还是在最高人民法院老干部活动中心，总会有他的身影，跑跑颠颠，前前后后，默默无语，举起相机，咔嚓咔嚓拍个不停。他还要记录历史，积累历史。

如今，道道长眠了，和好几个我们的社友、大家唱的朋友去到我们不知道的另一个世界了，我想他们一定会相聚，一定会相叙别情，他们也一定会希望我们这些后去者，好好生活，余时不多，莫要虚度，珍惜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，不辜负先烈们、老师们、老同学、好朋友们的期盼，做个小小的石头子，为实现复兴中华

铺路。

好道道，安息吧！您埋头苦干一辈子，辛辛苦苦记录和积累的浩瀚资料，是对时代的巨大奉献，是永恒的纪念。

2014年9月

张彦（1945历史）：小西（傅璠），读了你《永恒的纪念》一文，深深被感动。你做了件大好事，把我们都带回到了那些永远忘不了的一个个小的情景中。虽然不可能再出现了，但是它将永远储藏在每一个人脑海里最难忘的一角。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每一个聚会，我们也永远不会忘记永远高举着相机给我们留影的老道！谢谢你，你表达了我们所有人对道道的无限怀念。

汪兆悌（1945入学联大，外文）：老道说得好：“生活就在你身边，一瞬间，它就是历史。”“摄影既可以远求，也可以近觅。”“笔，是文人的工具。枪，是战士的生命。而相机则是摄影工作者的工具和生命。”老道是用摄影来记录历史的，他一机在手，走哪儿，拍哪儿。他的老相机伴随他一辈子，已融入他的血液，是他生命的一部分。

刘庆曾（1949经济）：得知老道离开人世的信息，心里十分难过。满脑子是在历次学生运动中，道道跑前跑后，忙忙碌碌举起相机，咔嚓咔嚓地拍个不停的身影。印象中，道道总是乘坐公交车，如果能够老坐公交车，他的身体就不错……

希望道道去后，看见松声（王松声）、程法伋、郭良夫、刘雅珍、朱本

□ 怀念师友

仁、小裴（裴毓荪）、张潜生、张魁堂、张家炽、肖荻……和那些英年早逝的亲密战友、剧艺社社友相见时，别忘了，给大家拍张合影，给我们这些为数不多的后去者寄来，哪怕是在梦中。我想，那是远方的社友思念当年的战友了。

不显山不露水的“老道”

不久前，辗转获悉老友张祖道已于今年8月6日离世，他是我们在西南联大时同一社团——剧艺社的老战友。悲痛之余，找出了我们写的一篇有关他的旧作，现发送给《清华校友通讯》，以表达我们对“老道”的深切怀念。

汪仁霖（1944入学联大，外文）

胡小吉（1945入学联大，外文）

2014年9月13日

2009年2月10日中午，我们在剧艺社里的老朋友“老道”到人民大学来看望我们。对我们来说，这是喜出望外的事，因为他住在朝阳区东大桥，离人大远着呢。原来他那天是到人大后面的凤凰会馆接受香港凤凰卫视采访。他事先曾来电话说自己到了中关村附近，准备立即来我们家。我们等呀等，这个“立即”竟然长达一两个小时。来我们家后，他告诉我们：采访结束，凤凰台一定要请他吃午饭，所以才姗姗来迟。他笑着说：“他们现在正在炒我呢！”小吉说：“炒红了吧！”他说：“炒糊了。”原来他60多年来珍藏的影像资料目前正在被各种媒体挖掘、采用和宣传，他已经成了摄影界的一大宝库。但老道对此并不多谈。他津津有味地大谈在下

放时如何养猪，然后又详细介绍如何挑选照相机和配件，我们对此都一窍不通，但还是很高兴听他神聊。不容易啊！87岁了，身体这么好，精神这么饱满。临别时，小吉说：“老道，把你积累的那些资料给我们看看，不过我们眼睛不行，只能看照片。”他说：“那就给你们寄一本《中国摄影》吧。”

不久，我们收到老道用挂号寄来的一大厚册2008年2月号的《中国摄影》杂志。一翻开目录，就给了我们一个惊喜。小吉大叫：“老道真了不起！”原来在这一期上占最显著位置的是为老道从事摄影60年开辟的专栏，共刊载文章6篇。仅从文章的题目就可以看出老道在摄影界所受到的推崇，如《张祖道，作为社会学者的摄影家》、《张祖道，新中国纪实摄影的先行者》、《做人比做摄影更重要》。老道自己也写了一篇《相机伴我一辈子》。此外，还刊登了老道1946—1994年间的摄影代表作47幅，其中20幅各占一整页篇幅。可贵的是，一些老照片虽然年代久远，却由于底片保存完好，经过电脑处理，就好像新拍的一样清晰。

老道的摄影，最大的特点是平实、自然、不摆布。正像一篇评论所说，老道“一直是在被摄对象处于自发状态时才按下快门”。1947年清华大学校庆时，校友、来宾在“宴会厅”（体育馆）聚餐时的全景照，把用餐者熙熙攘攘、喧嚣杂沓的场面呈现得淋漓尽致。1953年拍的《北京东单南口的早点铺》是他的另一幅代表作。挤坐在一起吃早点的顾客和碗碟狼藉的桌面、卖早点大师傅忙碌的背影和他身后热气腾腾的大口锅尽现画面。它为我们

留下了解放初期平民生活的珍贵记录。

老道在西南联大和清华上的是社会学系。1956年12月至1957年1月，他随社会学家潘光旦赴川东南、鄂西南走访土家族，后来于1991年、1994年、2002年又三下“土家”。北大社会学系教授韩明谟说：老道“镜头下的土家，真是充满了‘养在深闺待人识’的朴拙和天趣，他们汲水、喂猪、赶场、筑堤，喊号子、抽闷烟，跳摆手舞、唱薅草歌，祖道记录了他们原汁原味的生活。”

老道的恩师、社会学家费孝通以70多年前的“江村经济”调查饮誉海内外。自1957年起的42年里，老道随费老先后访问江村（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）达五次之多。在此基础上诞生的系列摄影作品《江村纪事》（45幅）于2007年12月在“第三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”上展出，被誉为用



社会学家、优生学家、教育家潘光旦（拿烟斗者）为土家族识别工作，来到四川秀山县石堤与土家族老人座谈（张祖道摄，1957年1月6日）

社会学理念记录中国乡村社会巨变的摄影经典，获得年度摄影艺术特别贡献奖。

韩明谟教授盛赞老道的敬业精神。他说：“我曾见过祖道大半辈子以来精心保存的大量摄影图片、以及真正的蝇头小楷写就的几十本日记和数以万计的资料卡片。以此观之，祖道的作品显然属于社会文献形态的纪实摄影，而且，我有信心说，出身于社会学系、长年受过诸多大师亲炙、勤奋不倦、一丝不苟地进行深入观察和思考的祖道，是中国摄影界最好的社会学者。”

更令人感佩的是老道的为人。上世纪80年代曾和老道在《新观察》杂志同事十年的李晓斌说：张祖道1985年就是中国摄影家协会的理事了，无论资历还是业务水平他都是响当当的，但是在《新观察》，直到1987年退休，他都只是副编审；还有就是分房子，当时他一家四口住在一间半只有16平米的小屋里，他不但不吵、不争，而且连任何牢骚、怪话都没有。

“张祖道不信宗教，但是在他的身上有一种类似宗教情结的东西，”李晓斌说。“像他那样，不是一天两天，而是一辈子都对入如此善良、关心和宽容，不争任何功利，放眼我们周围的人，我找不到第二个。”

他感叹说：“像张祖道这样不是‘禅’而‘禅’，不是‘道’而‘道’，这是一般人难以达到的一种人生境界。”

老道的这种境界我们确实难以达到，但这种境界却值得大书特书！

2009年2月22日